

岑凯伦作品集

49

名公子

花
城
出
版
社

名公子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49

花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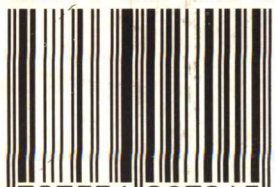


名公子

我自以为
我的眼睛告诉你
你有你的伟岸
一如潭边撑天的白杨
你有你的宽广
一如两岸沉沉的原野

装帧设计：深圳龙舟工作室

ISBN 7-5360-2701-X



9 787536 027015 >

定价：11.50 元

ISBN 7-5360-2701-X/T·230



岑凯伦作品集

49

名公子



花城出版社

名公子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4,000字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701-X/I·2307

定价:11.50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藉藉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1

王明心替安迪臣穿上了白色方格料子的晚装外衣。

“今晚我的女伴是谁？”安迪臣拉了拉袖子，又拨一下贴服好看的头发。

“三公子，是朱圣爱小姐。”

“资料。”安迪臣审视他那闪亮的白漆皮皮鞋。

王明心像念书似的，一口地气说：“朱圣爱小姐是银行家朱翁的千金。朱小姐芳龄二十三岁，美国浸信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回港只有三个月，现在管理父亲属下的一间银行。朱小姐高五六，三围尺码不详，因为她的服装师死不肯露口风。虽然如此，从外表看，朱小姐样貌中上，身材不俗。她喜欢骑马、打壁球，但不算很活跃。在美国有位男朋友，不过四个月前已经分手。她喜欢黑、白二色，喜欢白玫瑰，喜欢香水。三公子，你对朱小姐是否感到满意？还有后备人选。”

“今晚宴会，较为严肃，应该带一个出身比较好的女伴出席，朱……圣爱？也不错！”

“我已经吩咐好司机，准备劳斯莱斯房车。”

安迪臣私人有三部汽车，一部金影劳斯莱斯房车，专供大场合之用；一部平治房车，是普通宴会用或借给女朋友之用；一部保时捷跑车，他公子喜欢驾车与喜爱之女友到处游玩。

“三公子今晚恐怕要午夜以后才回来，反正现在还有



名公子

时间,要不要我把明天的约会预先告诉三公子?”

安迪臣看了看白金钻石表:“明天谁请客?”

“赵公子在新别墅开周末狂欢酒会!”

“噢!赵班尼。你别忘了替我约狄宝娜,明天就送一打星洲兰给她。”

“是的,三公子……”

狄宝娜是香港首席模特儿,红得满天光。

模特儿首要的条件是身材好,狄宝娜五七高,三围是三十五、二十、三十四。她为人虽然热情奔放,偏偏爱冰冷的钻石,她一天到晚戴着钻石项链,就是安迪臣送的。

说心里话,她最喜欢的其实是安迪臣。安迪臣在上流社会众多公子中,是最英俊、最棒、最有型、最迷人的一个,何况还有亿万家财!

安迪臣呢!女朋友多如天上星,有千金小姐、名模、知名国际的名歌星,商界年青女强人,就只差没有电影明星或电视红艺员。

安迪臣一向对影视红星有偏见,认为她们太假,幕前幕后都在演戏。

他特别讨厌整过容的女人。

甚至乎女朋友化妆浓一点他也不高兴。

星期六,安迪臣和狄宝娜参加赵班尼的周末狂欢酒会,班尼亲自迎接,一把将迪臣拉过一边。

“喂!最近我常常看见你和狄宝娜在一起,你对她已经动了真情?”

“我那么容易动真情吗?”安迪臣捶了他一下:“狄宝



娜够热情,这种场合适合她,要玩,玩得开心点,是吗?”

“名模、名歌星、名女人……最好的都是你的女朋友,有没有想过要结婚?”

“结婚?我刚由西班牙回港不到一年,爸爸就给我管许多生产,虽然实际工作都是由总经理负责,可是,我总不能完全不过问,每天巡视公司,够忙了。我现在事业未打稳基础,还有很多事情要学习。”安迪臣摇了摇头:“况且我才只有二十五岁,年纪轻轻就给个女人锁住,我才没有那么笨。好吧!万一家里迫着要我成家立室,我也不会娶狄宝娜这一类女子。”

“狄宝娜有什么不好?”

“不是不好,不过,这种抛头露面,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人,玩玩,交个朋友可以。但做太太,实在没有可能,真的要结婚,必定是名门淑女。”

“马文沁还是高宝琳?”

安迪臣摇一下手指:“都不是,是嘉茜。”

“嘉茜?”班尼侧起头:“没听过这名字!”

“她还在法国念时装设计,又没有来过香港,你当然不认识她,不过,她也很快回港了!”

“那么不久就能见到她?哪儿认识的?”

“她是我表妹,从小就认识。”安迪臣想起嘉茜:“她蛮漂亮,又门当户对,最佳配搭!”

“迪臣!”狄宝娜在那边叫,撒娇的成份比责备多。

“她相当热情,少陪她一会儿也不行。”安迪臣拍拍班尼的肩膊,回到狄宝娜的身边。很快,两个人又说又笑。

突然班尼的弟弟西蒙由偏厅走出来:“你们快来,有



靓女看。”

大家一窝蜂地挤去偏厅看电视。

一个年青的漂亮女孩接受访问。

安迪臣是被赵班尼拉去的,还没有看清楚,就和狄宝娜挤出去,回到客厅喝鸡尾酒。

“还记得那女孩子的姐姐吗?”

“我连她是谁都没有看进眼里,谁知道她的姐姐是谁?”

“飞絮啊,飞絮是她的姐姐。”

“没印象,干什么的?”

安迪臣耸耸肩。

“影视红星,名气不算小,有一次她参加保良局演出,见了你一次,便对你着迷,央求我介绍你们认识,我们在合和大厦顶楼吃过一顿午餐。记起了没有,你还说她的名字好怪!”

“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她妹妹上电视干什么?”

“飞絮环境本来不错,就是兄弟姐妹太多,一共十个啊!一家人的担子,都落在她和她爸爸身上。飞絮十四岁就拍戏了,拍了十多年啦!虽然赚了钱,可是人倦了,心境也苍老了,她实在不想再拍戏,希望找个好归宿,嫁了算了。”

“她为什么不嫁?和她妹妹有什么关系?”

“她若是出嫁,要找人接棒。她们一家人,最漂亮的是这位排行第十的小妹妹,飞絮好希望她演戏。”

“竟然有这样自私的姐姐,她就这样答应演戏了?”

“不!她还没有正式演戏,只不过她实在漂亮,电视台通过飞絮,请她演一个一小时的剧集。她现在还在念书,

她是利用假期拍戏，刚签了一套片集的约，接受电视台访问是为了宣传。”

一班人由里面出来：“采梦真是人见人爱，一把乌溜溜的长发，样子清秀、娇俏、甜美又有气质，真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美人儿，你们猜她多少岁？”

“她站起来的时候，有五四、五，样子是婴孩脸，但发育得不错，应该有十八岁。”

“采梦实在还不足十六岁。”狄宝娜说：“她是长得高大了些，是有五五，其实，她还很纯真。”

“狄宝娜！”西蒙和两个男孩子马上拥过来：“原来你认识采梦，这个忙你非帮不可。”

“别挤呀！”狄宝娜笑着叫：“你们到底要我怎样嘛？迪臣呀！”

安迪臣只是在一旁笑。

“没有人会救你的，除非答应介绍采梦给我们认识。”西蒙叫：“请她吃顿饭，行吗？”

“好吧！好吧！我尽力而为……”

狄宝娜看见安迪臣，连忙把手穿进他的臂弯里。

“我多约了两个人吃中饭，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人多吃饭热闹些，而且我又不用谈生意，今天闲些。”他们走进 KK 俱乐部，先叫了饮品。

安迪臣和俱乐部的副经理闲聊，副经理说：阿拉斯加的象拔蚌，刚刚空运抵港。

“来了！”狄宝娜突然叫：“咦！怎么只有一个人，她妹妹呢？”

飞絮走过来，浓妆艳抹，如假包换的艳星。

“这位是安公子。”狄宝娜为他们介绍：“这位是影视红星——飞絮小姐。”

“我们已经有过一面之缘了，是不是？安公子！”

“是的，见过一次。”安迪臣为她拉开椅子。

“谢谢！安公子真有风度。”

“飞絮，你不是答应带采梦妹妹一起来的吗？她人呢？我有话跟她说。”

“真对不起！前些日子忙拍戏，最近她又准备会考，拉她，她也不肯出门。”飞絮说：“找她有事吗？”

“安公子有几位朋友，很仰慕采梦妹妹，想请她吃顿饭。”狄宝娜凑在她耳边说：“全是富家子弟！”

“是吗？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飞絮眉飞色舞：“吃饭嘛！小意思。”

“你答应了不准赖，否则我怎样向安公子的朋友交待？”狄宝娜问：“听说采梦很有主见。”

、“这小女孩，吃软不吃硬，逗她，哄她还可以，要是发狠向她施压力，她才凶呢！没办法，她在家中是老幺，不单只父母宠她，我们做兄姐的也很疼她，所以，她从小就刁蛮。还好，她最肯听我的话。”

“你看，采梦会不会演戏？”

“这个问题我们一家人已经讨论过，采梦条件好，又有戏剧细胞，如果她肯演戏，一定会比我更红。”

“采梦自己怎样说？”

“她还是喜欢念书。不过，她也很明白事理，如果会考成绩好，她会继续升学，如果会考成绩不好呢！她也不想负累家庭，她可能会拍戏。”

安迪臣最怕听两个女人吱吱喳喳，尤其飞絮，她是个

明星,她一举手,一投足,他也当她在演戏,心里十分不耐烦。“两位小姐,先点菜吃中饭好吗?”

“哎唷，只顾说话，忘了肚子饿，飞絮，你喜欢吃什么？……”

大伙儿在安迪臣的游戏室内打桌球。

西蒙、亚洛、占美、米高冲进来：“快，快，采梦拍的那套中学生九点钟播映啦！”

“你们好好欣赏，我正要对付这六分球。”安迪臣马上推拒。

“大哥，你来嘛！”西蒙在叫。

“还是你去给她捧场吧！我知道她很吸引人，可是总不好意思两兄弟为了个小女孩打架的。”

“你会后悔，你们会后悔！”西蒙喃喃的，有人喊采梦出镜啦，四个男孩便忙不迭地跑。

“西蒙真的那么喜欢那……采梦吗？”

“如痴如醉，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采梦一张海报，他复影了几十份，整个房间的墙，都用采梦的海报做墙纸，唉！我服了他。”

“西蒙条件不错，采梦只不过是一片明星，西蒙要追求她，一定能追到手。”安迪臣终于把那个六分球打进网袋里。

“难！听说那采梦十分傲慢，目中无人。”

“她有什么了不起？西蒙是大学生，她才只不过是中学生。西蒙是富家子，采梦只是个……连明星都说不上，是个演戏的。”

“采梦条件好，年青，貌美又纯情，这种女孩子，不愁

名公子

没有公子哥儿在她裙下称臣。”安迪臣打中最后二球，班尼全军覆没，他扔下球棒：“暂停，坐会儿，喝杯咖啡冲冲霉气。”

“等会儿改打保龄球吧！我们很久没打保龄球了！”

“不来，你十球十中，只一会就拿满分。坐下来，我们谈谈。”班尼喝着咖啡说：“其实，像采梦这样出色的女孩子，只有你才能把她套得住。”

“我？别开玩笑，你知道吗，我比她差不多大十年，带着个娃娃到处走？烦死！”

“哪一个男人不喜欢自己的太太年纪小，可以宠她、疼她，看她撒娇。你有恋母狂，要讨个老太婆？”

“话是不错，不过，根本没有可能，你一向知道我对演戏的没好感。”

“这是你的偏见，不少女明星出嫁后还不是一样做贤妻良母。”

“她们演惯戏的，台上演戏，台下也演戏，虚伪做作我最受不了。而且长期演爱情剧，对爱情已经麻木，我不要再无情无义的妻子。”

“谁说演文艺片多了，对爱情也麻木？”

“老牌演员花如娇！有一次我看中文报，她在娱乐版发表自己演戏多年的感想。”

“花如娇？你知道花如娇有多大年纪？四十？人人都知道她每隔一、两年就到日本整容。”班尼笑起来：“她快六十啦！还扮演少妇，她自己不麻木，男人对她也已经麻木了。”

“别再谈讨厌的明星，打壁球，你不反对了吧？”

安迪臣为了公事,到了台湾一趟。

他住在台北忠孝西路的希尔顿大饭店。希尔顿是世界性的,各国都设有酒店。台北的希尔顿外表平凡,但是里面的装饰、招待都是第一流的,房租也是全台北最贵,超级豪华套房 新台币一万四千四百元(折合港币二千多元,二十四小时计算)。

安迪臣走进升降机,每部升降机都有不同的中国美女画像图,安迪臣正在欣赏,突然升降机停住,开门,走进一个女孩子来。

她长发披肩,亭亭玉立,很有气质。

电梯里只有两个人,他们对望一下,她马上垂下头。

到大堂,他听见有人喊:“采梦,我们到处找你!”

另一个男人制止他:“别叫嚷啊!人人看着采梦,外景队准备出发时,如引来一堆人要求她签名,我们赶不上时间,看你怎么办……”

“采梦?”安迪臣站在那儿,这名字好熟,好像在哪儿听过,而且不只一次。可惜他黄昏就要乘飞机回香港,如果再让他碰见她一次,他一定会记得起来。并非一见钟情,只是好奇罢了!

外景队?这个叫采梦的女孩子,如果不是模特儿,一定是明星。

回到香港,马上吩咐他的私人秘书,邀请狄宝娜晚上共进晚餐。

王明心暗忖,难道安迪臣真的是迷上了那位名模。

看见狄宝娜,安迪臣第一句就问:“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采梦的女孩子?”

“当然听过,她是飞絮的小妹。”

名公子

“飞絮是谁?”

“哎哟,安公子,你真的是贵人善忘,我们一起吃过两顿饭,她是影视红星。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妹,西蒙最迷她了!”

“啊!西蒙的那个采梦。”安迪臣终于记起来了:“飞絮不是说她的妹妹还在念书吗?”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采梦会考成绩不理想,她很伤心,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不应该有那样的结果,电视台乘机日以继夜地派员游说她加盟,她终于签了合约,第一套片她就担正主角,并且到台湾拍外景。”

“怪不得,我在希尔顿遇见她,她正在跟随大队出外景。”安迪臣点一下头。

“她是不是很漂亮?”

“没看清楚,不过很年青,不太像明星,倒像个中学生,很清纯。”

“慢慢就像了,现在她除了演电视,还有人请她拍戏,拍广告片。”

“红得真快啊!”

“她有条件嘛!”狄宝娜用指甲在他的手背上划来划去:“你不是看上她吧?”

“怎么会,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明星。”

“姚凤下星期来开演唱会。”

“我知道,她今晨给我长途电话,我在台湾还没有回来,王明心已经转告我。”

“姚凤回来,你不用再理我了!”

“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姚凤一年才回来三四次,何必吃这个干醋……”



姚凤每次回来,都住在安家名下一间小别墅内,连平治房车和司机也供她使用。

姚凤开演唱会,安迪臣的花篮由台上一直排到门口,安迪臣每天每场都买了两行位的票子,给姚凤捧场,还安排人献花、献礼物。

姚凤虽然不算太漂亮,但是歌声又娇、又甜、又嗲,任何人听了都会陶醉。

安迪臣就是喜欢她的歌声。

姚凤每次来港演唱,替电视台录影特辑,一定留下时间和安迪臣相聚。

在公众场合会面不方便,安迪臣最怕那些记者,又是访问,又是拍照,安迪臣已成为本年度见报率最高的几位之一,这令安迪臣十分烦恼,更促使他不敢再认识任何娱乐圈中人。

安迪臣也怕一圈圈人围住姚凤签名,花时间无所谓,有时候还会被那些热情的歌迷,踩污了皮鞋,甚至连西装外衣也扯破。

他吩咐船长驾驶他新购的豪华游艇和姚凤出海游泳、钓鱼,在大海中央,他们尽情嬉戏,也不用担心有人偷拍照片。

玩了一个早上,安迪臣和姚凤回到甲板,姚凤喝了一口碧绿的薄荷冻饮,娇声说:“昨天真把我吓死了!”

“什么事?”安迪臣靠在她身边。

“昨天唱片公司给我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传我两张新唱片。”姚凤拨着她那不长不短的秀发:“有位女记者问我什么时候和你举行婚礼?还说我手上戴的钻戒是你送给我的订情之物。”